

# 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匹狼

□ 胡艳丽

威力，在与狗群的争斗中，它学会了狼的生存哲学。

英雄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巴克在这片远异于它成长的极寒之地上，学会了适应、忍耐，更主要的是狡猾、果断。它有成为王者的野心，更有见机行事，迂回达成目标的智慧。它起初并不急于挑战王者斯皮茨的权威，而是在暗中慢慢积蓄力量，而后才开始采取行动，一战让斯皮茨毙命。从挑起小规模叛乱、搅乱秩序，树立自己的威信，到最后完成对斯皮茨的屠杀，它干得漂亮极了。当然，这里的英雄无关道义，只与成败、生死有关。

前面的内容，杰克·伦敦写得异常精彩，关于巴克由“文明狗”退化成“野蛮狗”，由“纨绔子”进化成“英雄汉”的过程，写得惊心动魄，把一只人格化的狗的内心写得活灵活现，包括它身上涌现的来自远古的生猛激情，都似乎穿透纸背，破书而出。在这里，不论形

容巴克是进化也好、退化也罢，它无疑都是生活的强者，没有生命的存在，那些道义连同血肉之躯，在这蛮荒之地都将被撕成碎片。

远处观望它，无疑是如神明般的神兽，但近观之，会被它身上的野性震撼，令人恐惧。这是野兽与家养的狗之间巨大的区别。这种动物的野性一旦复苏，恐怕再难有力量，让它向任何事物低头，但世间最真挚的情感除外。

用“死生契阔”来形容巴克对它最后的主人，或者说是人类朋友约翰·桑顿的情感最合适不过。在巴克被它的前主人用皮鞭、棍棒虐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约翰·桑顿出手救了它。桑顿犹如天使，对巴克充满爱意。在这里，桑顿与巴克，不是主与仆，而是心心相印的朋友，他们心有灵犀。

巴克被来自森林的呼唤吸引，身体里的野性几次险些让他投奔森林，去寻找狼群，但作者在这里用它对桑顿的情感住了巴克的尾

巴，但这种牵扯显然无法与那种来自巴克身体里原始而神秘的力量抗衡。巴克奔入丛林，凭借智慧、勇气与力量，战胜群狼，成为狼群之首的过程，作者写得轻轻松松，这似乎已是水到渠成的必然。而巴克每年祭奠桑顿和它带领狼群，奔跑在惨白月光下的“镜头”，为这个悲喜交集的故事，献上了带着凄凉的完美结局。

一只狗向狼的回归，向原始祖先的回归，究竟是顺应天性，还是生命与文明的退化？这本书无法为我们提供最终答案。在现代文明社会，我们内心的原始野兽也在不时地蠢蠢欲动，那是生命的激情，还是可怕的魔鬼？小说并不承担传道解惑的道义责任，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一种生命、生活的样本，让人去思考、体悟、懂得，以至慈悲，又或坚强。

《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新书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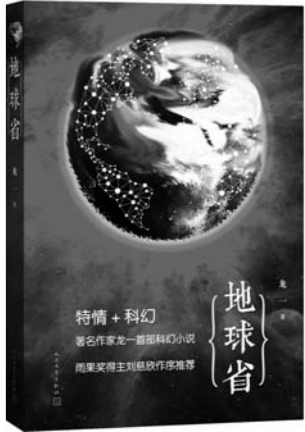
《天黑得很慢》  
周大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关注老龄社会的相关问题，有关爱与恨，病与死等等。小说用冷峻的笔法写出了人在时间无情面前的绝望，同时又用温情的笔法写出了人用以抵御时间的坚韧、温暖和爱。



《清风三叹》  
曹乃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以自己充满雁北风情的写作，朴素而深情地描绘着真、善、美的人间真情。老母离世后，儿子在人生旷野中踽踽独行，回忆母子情深、回望人生之路的纯诚淡然，让人格外动容……



《地球省》  
龙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用独一无二的笔触书写了社会返祖现象，用濒临死亡的小人物表现了人类意志的彻底而决绝。



本书着重从个体的角度探讨美好人生与美好社会的可能性。作者熊培云纵横穿梭，从广泛的现实与历史中截取物料，挥鞭舞剑，从逻辑出发展开思辨之锋；亦手托柔词，经由深入个体心灵的悲欣，抵达宽阔无限之境。

标，往那个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承担某种责任、采用某种方法，跟他人分工协作，从而取得最大的效益。

如果关心自己的利益是罪恶，那人活着本身就是罪恶的。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的一套理论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入了政界或是商界，是不同的选择：如果他进入了商界，大家会本能地认为商人就该唯利是图。但如果这个人进了政界，依然唯利是图，他就是不正当的。布坎南获诺贝尔奖的时候，获奖演说词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官僚不是天使”。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他施政之前应该设定规则。规则一方面可以把官员、权力的边界划分清楚，另一方面也是对公务员和权力的保护。

《慈惠与玫瑰》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

## 生命的重建

□ 彭忠富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付出什么，就会收获什么。生命就是如此简单。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渴望成功，这堪称是你的天赋人权。美国知名作家和演讲家露易丝·海认为，我们现在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与自己的天赋能力相悖，或是因为不相信自己会成功，不然就是还没认识到自己的成功之处，如果设定的标准过高，远超过我们目前能做到的程度，那么我们就是一直失败。

不论你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有多久了，你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创造“成功”的模式，而且不论在哪个领域，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播下成功的“种子”，然后种子会成长为丰硕的果实，最终你会活出优雅而真实的自己。

露易丝·海在其著作《生命的重建》中，给我们揭示了疾病背后所隐藏的心理模式，帮助我们找到自尊和自爱，重建自己的美好生活。

全书每一章都以一则“肯定句”作为开场白，譬如“我坚信通往智慧与知识的大门永远敞开着”。当你在生命中的某个领域下功夫时，可以好好利用相对应的肯定句。

露易丝在本书的第一章分享了她的故事，用她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不论出身有多卑微，我们都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命，让它变得更好。露易丝的文字看似简单却往往能解决我们内心的困惑。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是自己造就的。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在创造我们的未来。生命最富有力量的一刻，就是当下。自我憎恨和内疚，是痛苦之源。每个人心中都认定自己：“我不够好。”而这个想法是可以改变的。譬如在《愿意宽恕，方能放下过去》这一小节中，作者谈到，“我们必须选择放下过去，宽恕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也许我们不知道如何宽恕，或者根本不想宽恕，但事实是，在真正愿意原谅一切的那一刻，疗愈的过程才真正开始。”

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消极思想的症结。按照书中教的方法练习，你将逐渐转变思维方式，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充满喜乐。

《生命的重建》  
【美】露易丝·海 著  
南海出版公司

## 速读

### 美好动物

我上大学那年，弟弟只有六岁。第一次放寒假，我带回了一个单放机和几盒磁带。有一天早上，弟弟钻进了我的被窝。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听《梁祝》，于是就取下耳机罩住他的耳朵。那是弟弟第一次听世界名曲，我至今未忘他满脸神奇的惊喜。虽然弟弟只会说“真好听啊！”，但我知道这幼小的生命在那一刻被美好的东西打动了。

《梁祝》为什么好听？六岁的弟弟答不上来，现在的我也一无所知。这世界上有些美妙是无法解释的，就像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怀念某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或者黄昏。

人生如借，所幸还有音乐。音乐是我在人间经历的最奇妙的事情。虽然我没有真正创作或者拥有过任何一首歌曲，但那些美好的音符一直在精神上养育和丰富我。那些源自心灵深处的寂寞、牺牲与欢喜，直接通向的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人的神性。而这种神性，正是基于深藏人心中的美的激情。

小泽征尔曾说过，《二泉映月》这支曲子他必须跪着听。而《如歌的行板》也让托尔斯泰潸然泪下。有关这两部作品的经典诠释是它们演绎了人类苦难的灵魂。然而，即使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人物，也列不出一个公式来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会热爱这种悲怆之美。

人终究是一种美好动物，这是我唯一可以断定的。所以，人总是沉迷于搜集并赞美美色、美音、美景、美酒、美好的人格……而如果有志同道合者，他还要追求美丽新世界。

### 玫瑰之名

中学时有幸读过几篇小说，时常对未来的

界岸人家，是当地人自称的，位于张家港一条圩岸的两侧，原本聚居了百多户农家，老坟新生，人驻外居，流转沉浮。几百年来，沧海桑田，如今岸基已尽数淹入了河心，居民也都搬去了镇上。所剩下的，也唯有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情愫了吧。

黄健，一个退休干部，深恐母土就此湮没，后代无根头可忆，在退休后耗费三年，采访四十四位村民，每一个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体悟。根据他们口述的尘封已久的往事编录成这本《界岸人家》。

本书以年代划分，共四章，在“民国旧事”中，或叙曾为名门望族，办学造桥，福荫一方；或叙旧时的习俗，童养媳外也有童养婿，“叔接嫂”式的“搭伙夫妻”；或叨听闻逸事，“可恶的东洋人”、“鸦片烟”、“蜘蛛精”等掌故。“公社岁月”讲分田租地，艰难时世，批斗折痕，那时真会为了像李贵才老人说的“一碗腌菜”放不放油而决裂，直到读书当兵看见新希望。“改革年代”讲那年代村干部的廉洁、敬业

## 一部江南村庄的百年变革史

□ 阿迟邦崖

与朴素，也讲奋斗逐梦，在钱贵贤老人身上可以看到第一代下海的缩影，只是遗留的问题太深了，真正享上些福还是在“陌生未来”，生活有养老金，虽微薄，但能度日，年终还能分红。这一章主讲从寻常人家具体的、平凡的琐事中，折射底层人的命运，近百年的生活变化。

或许是口述之故，宛如原汁味的促膝夜话，一页页翻看这部江南人家的变革史，分外亲切，而又无限感慨。黄健曾说著述本书是“为古老家园唱一首怀旧的歌”，诚然，书中言及之事已一去不复返，人类只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其实也远不止此，黄健出身贫农家度日，深谙百姓之苦，自从政以来，一直关注“三农问题”，本书所记也有意引导人们对三农问题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考。

黄健在梳理过程中另设了一条暗线，那就是经济基础在时代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无论个人的进步，还是家庭或村庄的变革，都离不开这条规律。这也正是界岸人家命运演变的内在原因。

## 荒诞的未来社会

□ 江泽涵

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以第一人称来叙事，“我”编号503，宇宙飞船“一统号”的设计师，对现有一切都十分满意。小说伊始便开宗明义：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我们一定能够将野蛮的曲线按照直线纠正过来，直线才是最准确、英明的大一统之线。

诚然，波折起伏的曲线才是生命中的常态。《我们》描绘了一个极度推崇标准的未来社会，认为只要一切遵循标准，就可拥有幸福的生活。这显然是一部拷问僵化了的制度之作，也是本书的切入点。

作为反乌托邦文学的始祖，尤金思想性前瞻，他透过犀利的文字，来讽刺乌托邦对人类精神的侵害，人们连姓名也没有，只有编号，思想与生活更被完全地制约了，仿如组织中的间谍和死士，或悲壮，或阴险，无不弥漫着凄惨的气息。本书在文学史上地位卓然，与乔治·奥威尔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称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书中的“我们”从来不是独立的，完全属于

国家，或是国家的制度，将对无穷大的限制作为理性活动的主导。想起一句谬言：“一个人如果没了自由，便不会去犯罪。”这好比因噎废食。接着从“衣食住行”来演绎“限制”一词。人们穿统一制服，吃合成食物，下午四点集体散步。人们没有正常的人伦，一心想当母亲也视同死罪，性爱也受到非人性的约束，须领取一张玫瑰券，在规定时间内完事并签字。这个社会的所有建筑物都由玻璃制成，未经允许不能拉上窗帘。

有什么比一切都精透到无法藏匿还来得可怕呢？“我”却又补充说，距离定型化的理想生活还差着好几个台阶呢。人道精神讲究表里如一，内外协调，但真要到此地步，不免匪夷所思，让人不寒而栗。“我们”的理想已近乎到荒诞，希冀眼下的生活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但是意外总令人应接不暇。

“颠扑不破的只有四则运算，只有建立在此之上的道德，才是永恒的、伟大的。”人类的思想如此神奇，怎会轻作简化处理？书中一首小

诗：“永恒相恋的两个数字二/相乘变为永恒炽烈的四/要问世间谁是最痴情的爱侣/当属这永不分离的数字二”。“我们”对智慧、永恒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竟然也囿于口说。“幸福”与“美好”存在两个极端“乐园”：没有自由的幸福和没有幸福的自由。自由和幸福少了其一都谈不上美好。

如果身体和思想都不能独立，就好比一架没有灵魂的活机器。本书也说科学与理性，但又极力扼杀了个性和想象，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与理性，人类只有不断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光大科技和艺术。

回头看书名，“我们”是一个已熟悉到容易被忽略的称呼，但一直都氤氲着和谐和一统的意蕴，以此定为书名，不能不说是达到了极致的反讽效果。

《我们》  
【俄】尤金·扎米亚金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唯有你与自己共度一生

□ 嘉琦 整理

写作担忧。为什么那些作家能够说出许多花草树木的名字，而我甚至连真正的玫瑰都不曾见到。虽然听人谈起过“红玫瑰”与“黑牡丹”，印象中那也都是留给女特务的代号。

许多人把玫瑰当作爱情的象征。当我开始在城里生活，耳濡目染，慢慢知道了玫瑰不同寻常。我学法语时听皮雅美的“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其中有一句歌词——“Les amouïs, les chagrins tr épassent. Heureux, heureux à en mourir”，翻译过来就是烦恼忧伤全消逝，幸福幸福直到死。

的确，玫瑰即使不叫玫瑰，也会芬芳如故。只要生活是美好的，未必一定要用玫瑰来描绘它。

相较于爱情，我更愿意将玫瑰虚指为一种优雅而美好的生活。玫瑰有自然之美，而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激情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莫名其妙地被接到这个世界上，也莫名其妙时而满心欢喜。正如安杰勒斯·西莱修斯所说，“玫瑰是没有理由的”。

### 愤怒的草鞋

而作为美好生活的隐喻，玫瑰也是多灾多难。回顾历史，不仅施害者的铁蹄会践踏玫瑰，使之香消玉殒；同样可悲的是，受害者还要穿着自己不幸的草鞋，去践踏心底最后的玫瑰。

举例说，当外敌入侵，如果还有人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那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许多人相信，在国家遭难之时维持风雅的生活是不道德的。

想起有关梁实秋的一段公案。1938年，梁实秋为自己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写了一篇编者按，其中几句是这样的：

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

就忘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谁都没有益处的。

很快，这一番肺腑之言招致了郭沫若等左翼文人的攻击，而消极抗战的罪名让梁实秋从此背负了几十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在报刊上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

其实，了解内情的人知道，梁实秋并非不主张抗日，而是站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立场想象另一种可能，即在追求政治的独立之外，还要须臾不离不弃文学的审美价值。梁实秋没有否定枪炮在保卫国家时的立竿见影，但他同样试图保卫中国人生活中的玫瑰。这非但不是投降主义，反而是以一种和风细雨的日常的抵抗来维护一个文明人的自尊。

### 幸福未央

当巨大的苦难降临，全民皆兵所带来的抗暴美学难免令人感动。但若以此压倒一切，凡不全力抗暴者则必被贬斥，这也暗含着某种自暴自弃。

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曾有所谓的“孤岛繁荣”，生活其中的人们常被后方贬为“醉生梦死”。我虽然理解批评者的心情，但就此彻底否定当年上海人的生活，亦未必公允。相较同归于尽的焦土抗战，上海的孤岛繁荣其实也为中国人留下几束沧桑玫瑰。或者说，刺刀之下，国土虽已沦陷，但向往美好生活的人心并没有被征服。

同样，僻安于两千公里之外的云南也在努力承继文明的血脉。作家鹿桥在《未央歌》里纪录了他在西南联大的生活。那是中国在抗战时期最动人的篇章，也藏着我关于世间最美好

大学的所有想象。这部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童孝贤与蒯燕梅等少男少女之间的纯洁友情，还有南国飘摇的雨水：

看雨景要在白天。看她跨峰越岭而来，看她排山倒海而来。看她横扫着青松的斜叶而来，看她摇摇着油加利树高大的躯干而来。再看她无阻无拦，任心随兴飘然而去。听雨要在深夜。要听远处的雨声，近处的雨声。山里的泉鸣，屋前的水流。要分别落在卷心菜上的雨，滴在沙土上的雨，敲在纸窗上的雨，打在芭蕉上的雨。要用如纱的雨来滤清思考，要用急骤的雨催出深远瑰丽的思想之花，更要用连绵的雨来安抚颤颤的灵魂。

以及春色如洗，随处可见的玫瑰：每年花开的时候，不论晨晚，雨晴，总有些痴心的人旁若无人地对了这美景呆呆地想他自己心上一些美丽而虚幻的情事。只要这些花儿不辜负，他们的梦便有所寄托。这些花与这些梦一样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他们所爱护的。因此他们不用禁止，而人人自禁不去折花。

正是因为人世間还有这般锦绣温润的生活，人生才值得期盼，而和平也才有意义。

### 理性与天性

人们经常用理性把天性代替了，实际上这两个都很重要。理性涉及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中国人很早就有研究，荀子就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那人为什么能够驱马驭牛呢？人跑起来不如马跑得快，不如牛的力气大，但是什么人能够驾驭马和牛呢？荀子的回答就是，人能群也，人是能够彼此合作的。有的动物也可以合作，比如蜜蜂和蚂蚁。但是它们不是有意识的，也就说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而人是有选择的、有目标的，事先可以定一个目